



智慧人生 ·

## 绝境之下

云 润

一家大公司要招聘一名高级财务主管,竞争异常激烈。

公司副总在每名考生面前放一个有溃烂斑点的苹果、一些指甲大的商标和一把水果刀。他要求考生们在10分钟内,对面前的苹果作出处理——即交上考试答案。

副总解释说,苹果代表公司形象,如何处理,没有特别要求。10分钟后,所有考生都交上了答卷。

副总看完答卷后说:“之所以没有考查精深的专业知识,是因为专业知识可以在今后的实践中学习。谁更精深,不能在这一瞬间作出判定,我们注重的是,面对复杂事物的反应能力和处理方式。”

副总拿起第一批苹果,这些苹果看起来完好无损,只是溃烂处已被贴上的商标所遮盖。副总说,任何公司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,就像苹果上的斑点,用商标把它遮住,遮住了错误却没有改正错误,一个小小的错误甚至会引发整体的溃烂。这批应聘者没有把改正公司的错误当成自己的责任,被淘汰了。

副总拿起第二批苹果,这些苹果的斑点被水果刀剝去,商标很随便地贴在各处。副总说,剝去溃烂处,这种做法是正确的。可是这样一剝,形象却被破坏了,这类应聘者可能认为只要改正了错误就万事大吉了,没考虑到形象和公司的信誉度是公司发展的生命,这批应聘者也被淘汰了。

这时,副总的手里只剩下一只苹果了,这只苹果又红又圆,竟然完好无缺!上面也没什么商标。

副总问:“这是谁的答卷?”一个考生站起来说:“是我的。”

这个考生从口袋里掏出刚才副总发给他的那只苹果和一些商标,说:“我刚才进来时,注意到公司门前有一个卖水果的摊子。而当大家都在专心致志地处理手上的烂苹果时,我出去买了一个新苹果,10分钟足够我用的了。当一些事情无法挽救时,我选择重新开始。”

副总当即宣布:“你被录用了!”

冷暖世界 ·

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的时候,从我的导师弗瑞德·凯斯博士那里学到了我人生最重要的一课。当时我的博士论文主要内容涉及洛杉矶市政的咨询项目。那是我走上咨询行业的第一步。

有一天,凯斯导师却严厉地责备了我,“马歇尔,市政厅的一些人常对我说,你在那里似乎很消极,易发怒,好评判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?”“教授,你根本想不到,市政府的效率是多么低下,发展目标也存在着严重问题。那里存在的毛病实在太多了!”我愤愤不平。“多么了不起的一个大发现!”他揶揄道,“你,马歇尔·戈德史密斯先生,居然发现了我们的市政府是一个效率极低的政府,真不简单!但还是要很不情愿地告诉你,市政厅街边角落的那个理发师早在几年前就告诉过我这一点,他和你有完全一样的发现,甚至他发现的问题比你还多!”

导师的讥讽并没有吓倒我,我继续愤慨地

## 不能只会抱怨

安 同

指出,市政府的许多举措都明显地偏袒那些富人。这一次,他笑了起来。“第二个重大发现!”他说道,“你的评判能力的确很高,你的眼光也非常锐利。但是,我不得不遗憾地再次告诉你,那个理发师也早就发现这一点了!”

他注视着我,“请你允许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说一下我的看法。我认为,你现在的言行,对将来有可能成为你的客户的人绝不会有丝毫帮助,对我,对你自己也没什么帮助。现在,我可以给你提供两种选择:A.继续你的愤慨,你的消极,你的评判。如果你打算选择这一项,我会解雇你在市政厅的工作,而且你永远也别想在我这里拿到博士学位。B.做一个能不断提出建设性的且具可行性的意见和方法的咨询家。而不是评判家,让事情因为有你而变得越来越美好。我的孩子,你选择哪一个呢?”

真正的人才,从来不是置身事外,能够评判是非、指出对错的人,因为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,真正的人才才是能够让事情变得更好的人。

亲情流动 ·

## 母亲也脆弱

李 静

小时候,母亲总骂我像块木头,因为我从小不太会说话。她教训我的时候,我总是以一副恶狠狠的表情和她对立,而我的哥哥和妹妹,都是能言善辩的。因此,3个孩子里,我一直觉得,她最不喜欢我。

在这个家里,我的成绩永远倒数第一;在父母心里,我总是那个最差的孩子,这让我觉得特别伤感。我讨厌母亲拿我跟妹妹做比较,更反感她拿那些优秀的邻家孩子当列举对象,我曾经恨过她,想躲着她,甚至真的离家出走过。

成年以后,我买的衣服,很少有母亲能看上眼的。在她眼里,我仍然是个一无是处的人,即使偶尔做了什么让她高兴的事,她也只是心里高兴,很少嘴上夸我。

所以,30多年来,我们母女的相处模式,就是她常常愤怒,我常常痛苦。我能够理解她的愤怒,她却从来不知道我的痛苦。我想:她应该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孩子。其实我不是,我看起来大大咧咧的,内心却很敏感。

日子就这样一年一年过去,我也有了儿子,每当我也想用我的思想左右儿子,就会突然想到小时候跟母亲的交恶,于是我就开始说服自己,对儿子的态度就会温婉一些。可是再怎么样克制,也会有失控的情况,失控完我又会很伤心。这时,我会想,母亲每次骂完我,心里也会疼的吧?慢慢地当年对她的那些恨和不满,越来越淡。她有些老了,而我还一厢情愿地认为,她会永远是那个强势的母亲。

突然有一天,妹妹打电话给我,说母亲病了,怀疑是癌症。我一下子不会说话了,站在大街上泪流满面。从那天起,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,在超市里也会站在货柜前发呆。我的腰细,买的裤子总是不合身,以前每次我都是让母亲帮我把扣子往里移一些。她病了之后,一次我买了针线盒回家,自己钉扣子,对着自己钉好的扣子,哽咽无声,原来,我不是不会钉扣子,而是贪恋母亲的呵护。

母亲手术前一晚,我一夜无眠。凌晨5点钟,我去陪她做手术。她在手术室里的时候,我们兄妹3个抱着哭得像小孩子一样,连喝水都觉得咽不下去。4个小时后,她出来了。看着昏迷的她身上插着那么多管子,我又躲出去哭,医生安慰我说:“没事了,没事了。”

好在,手术非常顺利;好在,她术后恢复得很好;好在,我们这个家还可以完整。因为我现在才知道,母亲也很脆弱。